名山勝槩記　卷之三十

湖廣四

永州游記　柳宗元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鈷鉧潭記

鈷鉧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石渠記

石澗記
袁家渴記
小石城山記
永州三巖記　盧臧
游朝陽巖記　元結
游朝陽巖記　唐功茂
游朝陽巖記　袁衮
游朝陽巖記　施昱
流香洞記　范之箴

澹山巖記　柳應辰
澹山巖記　蔣穎叔
澹山巖記　袁泰
遊澹山巖記　袁泰
零陵三記　柳宗元
零陵三亭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遊讌南池記
永州寺記　柳宗元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愚溪詩序 柳宗元
愚溪對 柳宗元
溪上序飲 柳宗元
記愚溪 王楙
游愚溪 黃庭堅
浯溪題壁 黃庭堅

湖南襍記　元結
石溪記
寒亭記
茅閣記
九疑圖記
廣宴亭記
殊亭記
舂陵菊圃記
次山銘叙　元結

浯溪　唔臺　浯溪唐亭
水樂　東崖　寒泉
陽華巖　窊樽　丹崖翁宅
䕲溪　㽘泉　杯樽
退谷　杯湖　五如石
潓泉　汸泉　淔泉
淲泉　涍泉　漫泉
東泉
游沉香巖記　董傳策
游兜率巖記　謝巖
游永朝陽巖因泛瀟湘記　董傳策
九疑山記　慎蒙
飽菜軒記　陳繼儒

吏隱亭述　劉禹錫
宅仙洞記　董居誼
含輝洞述　劉禹錫
大酉洞記　王世隆
游彈子洞記　胡直
藏丹洞記　陸游

唐 柳宗元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

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瓮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

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莽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旣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旣歸爲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予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廻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

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寺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坐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遁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

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

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旁居者以予之亟游也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

居顧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

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巳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游舉熙熙然逞巧獻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帀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

能至焉噫以兹土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得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所以賀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青樹翠蔓蒙絡

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寥寂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

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側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颺

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予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游焉予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

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休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

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予未信之

記遊自應劭封禪儀後唯子厚永州野澹簡遠蕭然筆墨之外

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
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
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

永州三巖記

宋　盧臧

永之東南三巖相望穿堅貫險外峻内夷溏灂之間號爲佳絕火星巖嶄嶄亂石惟犇于傍曲縈斜通後瞰山腹往時黄冠師宅其側塑火星像爲人祈福今宇壞基存緇徒構宇而居朝陽巖後阜前江呀焉淵邃旭日始旦華粲先及小亭巋然立于右岸澹山巖依山而上緣穴而下深入虚廣踰數十畝秦始皇時周真實之居今爲佛圖山富竹樹澹竹爲多其後斜

穴百步迤邐而出捫蘿磴石復有小巖大抵永山類多巖穴茲三者爲極勝至者賞其外塵坌而移寒暑也予嘉祐丁酉二年被臺符承幙中乏四月始到永未幾遍歷所謂三巖者且酷愛澹山虛廣遂礲其巖石總刻三詩偶遇漕臺俞公按部游巖遂持詩以丐賡屬公好奇博雅既賞會于巖下又從而繼其聲焉其從游者題名于別石時六月六日也

元結游朝陽巖記

永泰丙午中自舂陵詣都使計至零陵愛其郭中有

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於虖巖洞此邦之形勝也自古荒之亦無名稱以其東嚮遂以命之焉前攝刺史獨孤愐爲吾翦闢榛莽後攝刺史竇泌爲吾創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爲勝絕之名已而刻銘巖下將琢來世銘曰於戲朝陽怪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巖下洞古洞中泉垂彼高巖絕崖深洞寒泉縱僻在幽遠猶宜往焉況郡城甘邑巖洞相對無人修賞竟使蕪穢刻銘巖下問我何爲欲零陵水石世有人知

唐功茂游朝陽巖記

朝陽巖近在郊邑無車馬之喧而有泉石之勝建火疆圉恊洽六月有五日唐功茂朱景晉同爲避暑之游是日也雨餘風快烟靜霞鮮爽氣盈衿歊溽遁去間揮五絃時寄一杯神清骨爽若與浮丘赤松接於瀛洲方丈欣勝踐之同適嗤塵纓之自縛飛觴舉白頹然就醉暮色四合乘槎而歸

朱袞游朝陽巖記

城南水西瀕一山特異石皆广出呀坼北俛南仰勢

盡東嚮峛崺交承若編參差石膚華潤乍青乍白間作虬鱗隱起斑斑似經作者上被青苔皆美箭香草氐半旁生下出盡望之畧不能狀迎瀨而南者巖也當巖之背矗矗中高次山時故有茆閣廻望城中當閣之氐石戶下穿華蓋偃仄橫門虛名大畧如鳥巢懸木之狀卽巖而居意象軒舉若出塵外境遠望空飛瀨廻光列嶂內映如坐画圖每及朝暾初上川靄熹微巖之美於是乎集矣

施昷游朝陽巖記

巖在治城南出城西門舟行二里而近登岸以上不百武至山頂前人卽平曠處爲堂以憩客堂南稍轉而東石磴緣崖拾級以降面東而广出者巖也巖有上下上巖石广聳植濶僅數楹广際兩凹相次如仰蓮瓣一石下垂去地二三尺許隱如游雲飄如凝烟疊如蜂房矯如龍首騫如鳳翼而適當其右中兩崖石皆竪濶好事者往往留題其間石側一亭額曰觀瀾則江流其在下也過此再歷石磴下數拾級廼至下其巖亦不甚濶然空虛明朗洞然無物一水自

中出淙淙有聲大江汨汨循其前可以列席可以布
武可以曠目次山之所得即此也前人題刻甚多間
有爲人剷去姓名者予以爲二巖皆無大奇觀上岩
似偪仄而欠空虛然亦頗隆起而懸旋下施仰蓮上
此則非下巖之所有下巖似卑湫而乏高聳然亦中
空洞而清泉內出江流外遶則上巖亦不能過也豈
所謂有主則寔無物則虛者哉予觀二巖而地中有
山山下出泉之義則具矣夫自有山川以來斯巖之
生亦久矣次山識之而始名自朝陽以來二巖之勝

亦久矣。而人未有能異之者，抑山川顯晦自有時哉。

范之箴流香洞記

永城之右，大江之西，愚溪之南，有所謂朝陽巖者，郡之形勝最佳處也。崖下風磴盤空，轉折而下，路盡洞見。洞口虛敞，泉出其中，扁曰流香。寒澈香芬，味冽可酌。循泉沿澗而入，深探乃得其原。泉自石竇噴出，合流觴石，湍激成聲，錚錚鏦鏦，雲墩下空，忽抑復揚，仙佩鏗鏘。迴旋委曲，由中達外，勢欲盡處，則瀑飛如練，尋丈下懸，注於瀟水。本天成曲水流觴之地，不假疏

鑿導引而然游者往往於此席地泚觴縱飲爲樂自成佳趣賢士大夫游蹤不絕歌咏之富侈於蘭亭巖志且載可考見也邇爲郡人迹其水道易以堅珉雖少涉於人爲而石澗廻流隔絕泥滓沁滌肝肺視昔殊清絕尤快幽賞廻視隔江之城郭與撲地之閭閻類皆等閒塵土爾元次山柳宗元周濂溪昔嘗游宴於此故今嵒石之巔卽西亭故址而祠之歲有祀焉

柳應辰澹山巖記

零陵多勝絕之境澹山巖爲甲觀東南二門而入廣

袤可容千人竇穴嵌空物象奇怪有不可得而狀者中貯御書歳度僧一人僧徒惟利居處之便而不顧蔽映障遏之弊連甍接楹重基疊架疣贅延蔓殆將充滿甚者糞穢積聚烟爨燻蒸道遂陰黑非秉炬不能入太守丁公僑處事剛嚴始至大不懌悉徹群僧之舍俾居巖外惟書閣殿像得存餘一椽一木無敢留者他日公率應辰大理寺丞楊傑河陽節度推官楊巨卿同至游覽層搆一空泉狀在目開築塞爲通豁破昏暗爲光明實人情之共快若石田藥臼之處

皆情景所及客有言物理顯晦固亦繫乎時耳

又

太守李公士爕召游澹山巖巖之風物氣象眞隱者之所居竊思次山子厚雅愛山水在永最爲多年獨於茲巖無一言及是必當年晦塞未爲人知惟大中十四年張顥有石室記畧載其事是歲懿宗改元咸通迄今二百一十七年矣後之游瀟湘者以不到澹山巖爲恨幽絕奇勝實亦可觀之地

蔣頴叔澹山巖記

澹山巖零陵之絕境蓋非朝陽之比也次山往來湘中爲最熟子厚居永十年爲最久二人者之於山水未有聞而不觀觀而不記者而茲巖獨無傳焉何也豈當時隱而未發耶不然使二人者見之顧肯夸其尋常而遺其卓犖者哉物之顯晦固有時何可知也

朱袞澹山巖記

柳子文章古今人稱道之皆曰永州力也及觀諸游山記中嘗惟尊黃溪品第永州山水特升最弟豎而未嘗及澹山之勝吁豈山之勝在黃溪之後耶子厚

信能文章好奇詭知游觀之方然踪跡未至雖邇在
門階亦蔽焉而已矣夫事故有幸不幸命也人固有
能不能性也天固有縱不縱分也山之不遇子厚天
也不然以子厚溪上十年之身尋溪買丘之志顧能
寘勝如澹山者以遺之異代乎山故避秦之地壁水
附入于瀟瀉瀉幽響循山而出水土石璧玉削望之
蒼蒼秀直可儗珪璋旁竇作户戸入可三十步許乃
即佳境大畧中宏下夷折廉外仰上開員竇髣髴中
霄白晝午夜日月往來星斗臚列畧無纖翳厓喧既

遠萬籟閒寂灝氣昇降如觀混沌分儀之初俯仰周旋勢絶窅窱席地燕坐可容萬人列榻分房可覆寒士深居寂靜可制頹齡故昔之避世者。恒樂居之遂與世遺徙往往有獨立忘返之意今觀之岩中遺踪宛然東瞻壁影觀音結趺北睨列圖雷公倒掛定床甃燕石田繡苔丹井泉香藥爐雲在逡巡三匝如奉威儀於岸古之聖人所謂洞天福地者非謂是歟而子厚之弗遇焉天也夫以命分之於人雖一山之遇猶難之知道者亦可以自喻哉

袁袠游澹山巖記

嘗讀元結集知朝陽澹巖之勝癸卯四月五日謝病歸發全湘七日抵永太守唐公國秀招游兩巖自瀟湘門外渡江登朝陽巖巖多奇石翠黛如畫謁愚賢祠小飲前軒稍東轉而下石壁峭削俯瞰淸湘曲欄危磴始抵洞口泉聲淙淙盎外有磵道由地中而入者予濯纓焉復飲前軒而罷午後趨澹巖巖特高敞爽塏土夷燥可坐萬人巨石磊砢或玄或蒼如倨如翔洞門寬豁朗然虛明雖夏屋弗如也酒數行過洞

巳昏黑二鼓還舟中是日和壽歸途大風雨渡湘甚危始知名山勝地登臨信有緣也漏下四鼓作此記

復賦二詩

零陵三記

唐 柳宗元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汙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荊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厖賦擾民訟于

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辦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旣卒稅相與懽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召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傚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峰瓏璁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

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
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宴好旅
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于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
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
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于是歟及
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
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予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
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産焉于連于韶者獨名于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絜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氷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

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諓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眞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游讌南池記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

多芙蒲夫渠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艷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矣崔公既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滸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以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

𦐉夫豈趦趄湘中爲顦顇容耶余既委廢于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永州寺記

唐　柳宗元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巳其地之陵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予得而合焉以

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辨以客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梗枏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薈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陿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缺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取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頓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與

乎茲丘之孰從我游予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之君子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甓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禨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帝乃令

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于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于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斗絶然而薪蒸篠簜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

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頹萬類皆出曠焉茲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于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于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

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摯摯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愚溪詩序

唐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予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

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亡以利世而適類于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予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

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
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
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
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年牢籠百態而無所
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
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
溪石上

愚溪對

唐 柳宗元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艫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

覗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覿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予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予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飮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

愚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
者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
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
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幺僻迴
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
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
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
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
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

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氷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趍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

𠎀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
手而辭辭媿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溪上序飲

唐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懽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

有妻生咼南者其投之也一廻一止一洗獨三飲衆乃大笑懽甚余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羮以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為和者、有促數糺逖以為容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容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山水間不可不知此等儱具

記愚谿

宋　王楙

王建逍遥谿亭詩曰逍遥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稀疎野樹人移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賣供官稅不如灰劉禹錫傷愚谿詩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僧來告曰愚谿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遂爲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牓殘陽寂寞出樵車余觀二詩深有感焉嘗

逍遥公隆盛之日太官載酒奉常抱樂鑾輿翟禕增賁泉谷見誇於諸公者不一韋公去此才數世耳向者逍遥之地至於賣供官稅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日所游愚谿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乂乃至殘陽寂寞出樵車是何墮廢一至於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慨然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爲計有不可得李衛公平泉山居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不切至然平泉怪石名品幾爲洛陽大族有力者

去嗚呼茲豈告戒所及哉

游愚溪

宋　黄庭堅

三月辛丑同徐靖國至愚溪過羅氏脩竹園入朝陽洞蔣彦回陶介石僧崇廣及余子相步及余於朝陽巖裴回水濱久之有白雲出洞中散漫洞口咫尺欲不相見

浯溪題壁

宋 黃庭堅

余與陶介石遶浯溪尋元次山遺跡如中興頌峿臺銘石堂銘皆衆所共知也以介石徘徊其下實探千載尚友之心最後於浯亭東崖披翦榛穢得次山銘刻數百字皆江華令瞿令問王筋篆筆畫深隱優於浯臺銘也故書於長老新公俾刻之崖壁以遺後人

宋　黃庭堅

余與陶介石遶浯溪尋元次山遺跡如中興頌浯臺銘右堂銘皆衆所共知也以介石徘徊其下賞摩于藏尚爻之心最後於浯亭東崖披翦榛穢得太山銘刻數百字皆江華令瞿令問王彰篆隸書深隱傑於浯臺銘也故書林長老新公俾刻之崖壁以遺後人

湖南雜記

唐　元結

右溪記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水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休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焉

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寒亭記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于石上及亭成也所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絕巔若旦暮景氣烟靄異色蒼蒼石墉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于是于亭上爲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蒸之地而清涼可安不

合命之曰寒亭歟乃爲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茅閣記

乙巳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歲矣以威惠理戎旅以簡易肅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方多閒時與賓客嘗欲因亭引望以紓遠懷偶愛古木數株重覆城上遂作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檻扇和爽氣滿于閣中世傳衡陽暑濕鬱烝休息于此何爲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蔭而庥之於戲賢人君子爲蒼生之麻蔭不如是耶諸公歌詠以

長之俾茅閣之什得系嗣于風雅者矣

九疑圖記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登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謂之九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棊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鼈林無鳥獸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栝並之青莎白沙洞冗丹崖

寒泉飛流。與竹雜華回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中山。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爲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幾焉。或曰若然者兹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里。未盡邊郵。當合以九疑爲南嶽。以崑崙爲西嶽。衡陽之輩聽逸者占爲山封君表作園囿耳但苦當世識者拘限常情。牽引古制。不能有所改翔也。如何

故圖九峯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往跡峯洞之名稱爲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覯者易之時永泰丙午中也

廣宴亭記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于鮮上而爲候舍漫叟家于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故實爲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欲因而修之命曰廣宴亭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修廢遺尤異之

事為君子之道於戲天下有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脩而旌之天將厭悔往乎使公方壯而有是心也當裁畜簡札待為之頌故作此廣宴記

殊亭記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為理故政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况于人哉公能令人理使身多暇招我畏暑且為涼亭亭臨大江復出山上佳木相蔭常多清風巡回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才殊

政殊跡殊。爲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斲石刻記立于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焉

春陵菊圃記

春陵俗不種菊。前時自遠致之。植于前庭墻下。及再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嘆久之。誰不知菊也。方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爲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猶宜徙植修養而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於戲賢士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悲傷奈何。于是更爲之圃。重畦植之。其地

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麾不此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菊爲助興之物爲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于記後

五如石銘

唐　元結

湻泉之陽得怪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是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詭異于七泉故命爲七勝泉石有雙目二目命爲洞井井與泉通一目命爲洞樽樽可貯酒石尾有穴且如礲者又如瀧者泉可湻澄匯石而流入于礲中出而爲瀧於戲彼能異于此安可不稱顯之銘曰五如之石何以爲名請悉狀之誰爲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右如

驚鴻張翅未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怒龜出洞登山若坐于巔石則如乗彼靈槎在漢之間洞井如鑿淵然泉湧澄瀾涵石彼起如動不雍尤異焉用爲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七泉銘

唐　元結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于淵竇或發于畝日皆澄流清漪旋沿相奏又有叢石欹缺爲之島嶼殊怪相異不可名狀此邪豈世無好事者耶而令自古荒之乃修其水木爲休暇之處每至泉上便思老焉於戲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終不惑也故命五泉曰漶淴涍汸淔欲來者飲漱其流而有所感發者矣留一泉命曰漫泉蓋欲自旌漫浪不厭歡醉者也

濾泉銘

於戲濾泉清不可濁惠及于物何時竭涸將引官吏盥而飲之清惠不已泉乎吾規

汸泉銘

古之君子方以全道吾命汸泉方以終老欲令圓者飲吾汸泉知圓非君子能學方惡圓

淔泉銘

曲而爲王直黨戮辱寧戮不王直而不曲我頌斯出以命淔泉將戒來世無忘直焉

滮泉銘

不爲人臣老死山谷臣于人者不就汚辱我命滮泉勸人事君來漱泉流願爲忠臣

涍泉銘

汯汯涍泉流清源深堪勸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薄而日忘聖教欲將斯泉裨助純孝

漫泉銘

誰愛漫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舫不没石魚漫也叟稱名泉何爲旌叟于此漫歎漫醉

東泉銘

泉在山東以東爲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

吾意未盡將告來世無忘朕引

彛鼎斑琴磁觚透明片片古色寸寸俱珍

抔湖銘

唐　元結

抔湖東抵抔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郎亭有之有荷有菰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自抔亭洎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抔樽之下遂命曰抔湖銘曰誰遊江海能厭其大誰泛抔湖能厭其小故曰人不厭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人不厭之死雖千歲其行可師可厭之類不獨爲害死雖萬死獨堪汚穢或問作銘意盡此歟吾欲爲人厭者勿泛抔湖

退谷銘

唐 元結

㳂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爲竇爲淵前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時士源以漫叟退脩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元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叟知焉公畏漫叟心進跡退公懼漫叟辭小受大於戲退谷獨爲吾規干進之客不羞遊之何人作銘銘之谷口荒浪者歟退谷漫叟

抔樽銘

唐　元結

郎亭西乳有藂石石臨樊水漫叟構石顛以爲亭石有窊顛者因修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爲抔樽乃爲士源作抔樽銘銘曰窊顛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器實有殊狀如竇而底似傾幾欹非曲非方不準不規盍公高賢命曰抔樽漫叟作銘當欲何言時俗侻狡日益僞薄誰能抔飲共守淳樸

異泉銘

唐　元結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有廻山山顚是秋崩拆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仞浮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命斯泉曰異泉銘于泉上其意豈獨旌異而已乎銘曰何故作銘銘于異泉爲其當不可闕拆石出焉何用作銘銘于異泉爲其當不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顯與晦殊爲此銘者忘道

也歟

瀼溪銘

唐　元結

乾元戊辰浪生元結始浪家瀼溪之濱瀼溪蓋溢水分稱瀼水夏瀼江海則百里爲瀼湖二十里爲瀼溪瀼溪浪士愛之銘之其濱於戲古人喜尚君子不見君子見如似者亦稱頌之瀼溪可謂讓矣讓君子之道也稱頌如此可遺瀼溪若天下有如似讓者吾豈先瀼溪而稱頌者乎銘曰瀼溪之瀾誰取盥焉瀼溪之漪誰取飲之盥實可矣飲豈難矣得不慚其心不

如此水浪士作銘將戒何人欲不讓者慚遊瀼濱

丹崖翁宅銘

唐　元結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俗曰赤石圍）有唐節者曾爲瀧水令去官家於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爲之作銘曰瀧水未盡瀧山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磧磧亞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舟維上釣車不知幾峰爲其四墉竹幽石磴泉飛戸中怪石臨淵硐硐石顛何得石顛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

丹崖翁宅銘

唐　元結

零陵城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俗曰朱有南□□在圓

為瀧水令去官家於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湖中

石之興者有湖中含近之流者愛其水石為之主

日瀧水來盡出衝發怨見湖洞丹崖乎何

臨其下築家門前瀉爲翁上釣車不欠焉辭

琳竹幽石澄泉蕉戶中怪石臨湖仰石石遶何待

題翁雜興吾欲與翁東西共宇依溪終老翁亦何

詰世俗嘗輩且人心徘徊崖下漩渦此路

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窊樽銘

唐 元結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巔有窊石可以爲樽乃爲亭樽上刻銘爲志銘曰片石何狀如獸之踆其背巔窊可以爲樽空而臨之長岑深壑廣亭之内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浦囘淵長瓢之下江湖在焉彼成全器誰爲之力天地開鑿日月枚拭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尤宜直純勒銘亭下以告後人

陽華巖銘

唐　元結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大巖巖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家者未也故作銘稱之縣大夫瞿令問藝兼篆籀俾依石經刻之巖下銘曰

九疑萬峯不如陽華陽華巉巉其下可家洞開爲巖巖當陽端巖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巓如闕濆蔭松竹輝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節

者於此。懼人議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爲
於戯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踟躕徘徊。

寒泉銘

唐 元結

湘江西峰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峰上有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維大舟惜其蒙蔽不可得見躑躅行循其水本無名稱也爲其當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於戲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暍人不之知待當大暑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仁惠不在茲水舟楫尚存爲利未已

東崖銘

唐　元結

峿臺西南支危高迴在唐亭爲東崖下可行坐八九人其爲形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宮羽之相資也銘曰

峿臺蒼蒼西崖雲端亭午崖下清陰更寒可容枕席何事不安

水樂銘

唐　元結

元子於山中尤所躭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磵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欠於耳尤便不至南磵卽懸庭前之水取欹曲竇缺之不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銘曰烟綠通寒淙淙隔山風考鼓鐘

浯溪庴亭銘

唐 元結

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廻四十餘步西在江口東望峿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庴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旁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者零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庴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上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

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峿臺銘

唐　元結

浯溪東北二十餘丈得怪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申至丑寅崖壁斗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洄潭其勢碅磳半山水底蒼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巓勝異之處悉爲亭堂小峰嵌竇其間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奇於戲古人蓄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則必山巓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爲峿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

曰湘淵清深晤臺陗陵登臨長望無邊不盡譁風葉
士羈牽局促借君此臺以縱心目暢崖巖兮如瑩如
珉作銘刻之彰示後人

浯溪銘

唐 元結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余自愛之故命曰浯溪銘曰湘水一曲淵洄旁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巉雙石臨淵斷崖隔溪絕壁山石殊怪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殁已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游之銘在溪口

游沉香巖記

明 董傳策

楚中自茶陵以南長沙衡永三都綿亘諸山奇峰怪洞層見絡出水清澈尤稱其山之奇余耳目所厭殆幾不能狀記自永而出謂必無奇廼十四日丁亥晨發石級渡諸灘午從船窓隙望見一峯壁殊詭絶舟子云諸葛兵書山恨削立不能登焉夜泊陸埠遊輿甚痒强拉岸邊人而問奇處有父老笑曰此境爲沉香塘迤邐數里入深山中有沉香巖奇甚顧此仙靈

所棲道多猿猱虎兕非數十人秉炬操戈戟不易可遊今暮矣郎君且休矣余與吳子相顧呀然時月皎如晝清風徐來余踴躍曰天假我遊諸君遊無恐余二人乃與周山人李生飫酒糜命諸僕人飽飯執巨杖提竹燈籠而前余二人各持一劍周山人李生各持一弓矢信步往遊不覺逾數里至一高岡岡上層峯挺秀旁有老木垂藤下瞰清江一灣水月四面曠野蕭然殆非塵境也進而登巖巖甚敞余輩方坐命酌吳子遽倦而假寐余覩巖前有一小菴左覆漁磯

若揷青竹數竿景象幽閒乃獨往而憩焉菴内一石函有書遂取視之丹書也意若遊客所遺顧此人跡罕到安知非有詭秘人藏之名山以遺好事者余得收而珍惜之因爲賦詩一首已而周山人李生從岡掖來云彼中猿猱虎兕交印跡于道知父老之言非我欺也促余還舟過而撼吳子猶未醒余復與二人徧踏中外大都其境幽其石峻其篁木邃茂其壑澄而深其村落大曠非余輩劇興不能遊遊且不能適余故以斯遊爲甚壯而吳子既醒起而偕三人者歸

則讓余筆記之余不得辭

游兜率岩記

宋　謝岩

曹成既陷安仁郴桂雲擾予從嚴君命徙家于資興暇日接士人黄世工始知寓舍不遠有兜率岩者神工鬼迹莫之與並乃拉三弟爲世外遊但江天久陰阻於寒冽日望霽雲以定行李信宿間款延慶寺因割松膏數百觔爲炬火用葢聞岩中晝晦故也是晚重霄開爽氣候可人遂戒僕史暨鷄聲欲窮林色將瑩各携九節啜粥而行自市尾呼小舟絶漾輕波已

達平地凡十五里至鐵坑遙望岩穴不隔尋丈由山脚百步抵僧德明所居庵舍雖小具含法界背疊林莽面列溪澗幽禽巧囀人聲敻絕迤邐登山磴道盤折雲根鳥徑陟降之間勢若霄壤初得一洞容數十人爲竅穴甚細過是幾半里岩扃恍然天降地湧驚異滋至挺身入岩已覺溫鬱衆議褫去層綿衣袂然炬以進地勢漸下西行一食頃回視金剛力士形若錐刻夾路祥雲作陣不容履舄薄而視之咸乳石也又西得老君像一軀岩東肩累之上有窣堵坡直抵

岩頂望不可極西邁覩帳幄高百丈如猛風所吹絫皺成疊其中一疊叩之淸鳴非鼓可比傍則玉池瑩徹甘冷倍常路盡始出關道尋之數桂矗立端正可愛地廣石平過於甃砌云法筵四開無有褊隘回而北趨嶙峋細碎若荔枝者若楊梅者若菌蕈者若餅餌者若搭架衣服者若飛簷氷雪者凡此類物象千品心目俱疑自北而東樓臺參錯人鬼髣髴帷中之菩薩雲際之如來金壁爛熳龍蛇蜿蜒瓔珞盆盂百千萬億奇花異木所至森然凡五易其處從東際復

欲東游同游告以峭險須露頂裸袒乃可深入時筋力已乏乃益明燭幽之具匍匐傴僂至于扶携出倏日晷已轉午矣大抵自岩口以至深遠犖石縱横曲折四維上下皆鍾乳滴瀝凝結而成不留纖隙玲瓏穿虛左右逢源洞口輝映入之迷人或乘空下垂或從地突起飛走生植屋宇雲霧器皿世之所有無一闕者色多黃白罕有青碧比倣人工加以奇麗乳新體潤則圖臺堆蠟含光散射則火出微鑽珠檣舍利種種莊嚴與觀兜率綿界等無有一岩覽夫載籍石

之特出者古今記錄往往過實已見者竭於咨嗟未見者發於夢想彼一端之善尚爾是岩兼善而有餘宜如之九華爲天地間尤物豈惟浪得名耶說者顧未見資輿之岩耳予伯仲歸索懷袖得小石之佳者以千百計置諸几席以追配事惟石供之萬一云

游永朝陽巖因泛瀟湘記

明　董傳策

余讀唐柳子永州諸山水記未嘗不嘆其文之奇詭卓絕也既以罪竄斥道由茲境益愀然願訪其故所遊處而遊焉乃記所稱法華愚溪南澗者即蕪沒不可得遊獨朝陽巖故在也而余與吳子以監押官之暇蓋連日夜往遊云當其弔古興懷尋幽命酌流羽觴而發詠招衲子以談禪已復乘月班瀾涼風乍來漣漪水色秋氣逼人咸屬吳子記之矣余不能更盡

作記遊語顧獨於柳子事有概乎中而余從巖前訪十賢祠則往昔名人官永者咸得祠惟柳子者不逮焉余指謂吳曰柳子可惜祠不逮者可恨夫柳子奇才乎奇才乎徒以少年英博之氣狎遊兩王生謂丁籍手與堯舜烈患在不知人以彼其才令稍知聞学悟理道豈至其身名委頓摧抑迄今千百年猶不獲伸也乃余獨悲其一斥之後遽歸恬夷羇永數年蕭然不擾有古賢之遺風壽其所爲遊覽山川諸撰次奇詭卓犖之文篇足命于世而不朽也彼其詞不

遠云者直規規時俗見耳夫司馬遷韓愈人之豪者也遷救李陵愈友柳宗元爲文古之人憐才不詭時好今視之有餘愧矣夫士有幸有不幸余遊朝陽巖覩記賢祠不逮柳子殆傷之焉吳子曰毎病足下方而介廼其持論寛若此誠不意遊岩得新語矣於時放舟瀟湘水清徹底而余懷屈平之歎貞憶湘靈之哀怨廼顧益誦柳子去國寃巳遊懷人淚空垂之句舟之人咸喟然興嗟不置也夜夢韓退之氏偕柳子詣余謝曰得子可稱千載知巳矣余寤而笑曰柳之

宜快也乃韓子憐才之意顧令猶未泯泯耶又安知
其不憑余而語云余輩幸不墮柳愆而今明時潜蕩
又無假憐才者而釋縛焉卽余所指記者總耳總耳
命之遊永朝陽岩因泛瀟湘記葢余有二指云

九疑山記

吳興愼蒙

九疑山在寧遠縣南六十里晉郭璞云其山九谿皆相似或云九峯參差互相隱映望而疑之故名峯各有一水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於洞庭九峯曰朱明石城石樓娥皇舜源女英簫韶桂林杞林有沙樹十二株大者七八圍小者計五圍縣官某欲鋸其最小者四圍爲用風雨霹靂死者二人樹在舜廟前

九嶷山記

吳典倜棠

九嶷山在寧遠縣南六十里。晉郭璞云。其山九谿皆相似。故云九峯參差互相隱映。望而疑之。故名。峯各有一水。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於洞庭。九峯曰朱明石城石樓娥皇舜源女英簫韶

樹十二株大者

飽菜軒記

華亭陳繼儒

吳長卿官灤州刺史僅六月當遼左軍興悉索敝賦莫能支以彊直節省得罪去移倅楚德安郡郡圃蕭然構新齋三五楹讀書其中餘地種菜鮮魚甘膴壹似野叟田庚之挈鋤灌畦者陳子聞而高之曰吳子貧矣僊矣長卿曰人生衣食裁足巳厚幸又薄有官俸以供俯仰不謂貧新齋適成客贈花贈雀贈數種書門生問字剪霜莖烟甲共享之不謂僊昔韓晋公

一吏冥司勅主人間食料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旬支、六品至九品季支料幾何此鬼神所不甚吝飛而食肉者所不暇爭也舜糗草、孔飯蔬、閔含菽、范斷虀、周顒之早韭晚菘、蔡樽之紫茄白莧、郎聖賢豪傑皆然、況吾儕何人而敢望五侯鯖、郎官鱠乎吾嘗笑何曾不食大官所設滋味過丁主者、李贊皇丹砂寶玉雜投獻羹此復何樂、亦復何味遂至雞人五欲甕中幾老死不得出二公有知、悔不作飽菜軒主人耳、長卿才甚奇、書甚博胸中甲兵甚富、而能

性安藿食若將終身頗得遷吏吏隱之樂玄德詶張
桓侯云吾豈種菜者耶長卿笑而不答

吏隱亭述

唐 劉禹錫

元和十五年再牧于連州作吏隱亭海陽湖壖人自外閑不知藏山歷級東望悅非人寰前有四榭隔水相鮮凝靄蒼蒼深流布懸架險通蹊、有梁如蜺輕泳徐轉、有舟如翰登霞漾月、若在天漢、視被廣輪、于畝之半翠麗于是與世殊貫徵明峭絕藿靡蔥蒨炎景有宜、昏旦迭變疑昔神鼇負山而抃擢其別島置此高岸海陽之名自元先生、先生元結、有銘其碣、元維

假符予維左遷、其間相蹊十五餘年、封境服人、其猶
比肩、天下山水。非無美人。地偏人遠。空樂魚鳥。謝公
開山。涉月忘還。豈日無娛。伊險且艱。溪山景物、城池
爲伍、却倚佛寺左聯仙府、勢拱臺殿、光含廂廡、窈如
壺中、別見天宇石堅不老水流不腐不知何人爲今
爲古

宅仙洞記

宋　董居誼

靈陵縣西二里爲群玉山巨竹蕭森古木慘曲怪石萬狀地勢清勝一郡之奇觀也余謫寓永常杜門不出適秋晩氣清約領衛鍾子正偕舘賓陳叔宜丘積夫同訪宅仙洞洞之下舊有群玉山漫莫省其處山中道士云僻在山之陰崖苔蘚中猶有字刻可辨荒蔽爲甚人跡罕到余亟與同來二三客隨其所之極其所止而休焉徘徊四顧怪石林立峭拔透邃入眼

成畫去東南十許步有隙如屏欵通乎山之顛而叢篁蔓棘襍錯相拒不可着足未免俯僂攀援而升山路四轉巖竇畢露爭奇獻巧應接不暇出而舉手相賀凡一山高下妙處了然在吾人胸次矣繼而約副將趙聲遠循前日之所經歷命斤誅穢隨勢取蹊後月餘又得翻經臺之故基盡取當時造化融結之功貫而爲一自是無入而不得或謂此山距郡城甚邇豈無前輩題品而湮没經歲若無聞焉何也余曰天下之事久則廢廢則興如環無端不無終詰者不獨

此山也。余今日幸而與之相遇，苟棄之而不顧，則此去興廢又未可量。宜立游亭以昌厥後。越旬日而成，因賦詩於其上，復此一段奇觀。然人之好惡不同，物之隱見有數，更數十年之後，又安能保其興廢何如哉。烟霞痼疾，不能自已，度不滿識者一笑。

含輝洞述

唐 劉禹錫

河東薛公景晦以文無害爲尚書刑部郎中以訕爲道州刺史居郡大理至于無事淸機羨益盡付山水一旦以書來誇曰吾得異境于近郊自城西門並南山俯江水有石穹然如夏屋其左右前後又如回廊曲房藻繡彫形之象雲生日入怪狀迭發水石䒴來杳非人寰意其當爲飡霞御氣者之所遊息委蛻而去不知其幾千百年逮今得諸黃冠野夫及請而往

因名其地曰含輝洞蓋詩家流所謂山水含清輝者是已吾子常以詞雄于世盍爲我誌焉愚得書退而深惟若薛公者少居江湖間遊名山東探禹穴止四明句曲金華陽羨南過九江薄匡廬以涉彭蠡天下山水之籍存乎胸中第其高下銖兩不失及是而曰呿不能名顧謂奇信矣若江華者九疑三湘之佳麗地也前此二千石御史中執法河南元次山諫大夫北平陽亢宗司刑大夫東平呂和叔皆碩人也考盤招隱之致恒汲汲然卒使兹境貴于異日豈地愛其

實有將而發耶顧謂異信矣夫物之有作俟言而遠故述焉以書于洞陰曰營陽鬱鬱山水第一洞有含輝遊人忘歸忘歸孔樂請言其畧先是斯境翳于榛薄天姿孤絕凡目所忽閟其淸光有待而發公之來思探異甄奇芟野薙林而民悅之既悅其至益知所嗜捫陘歷峴來適公志偶得奇絕聿來告公篤言從之谷岸濵蒙有石如門又如垣墉樛蔓交木似綸似組乃芟乃治乃可布武伸脰掉臂空洞無阻左右回環儼若廊廡飛泉出竇練縋花吐觸石吹沙珮搖絃

撫側逕貪綠豁然見天有石如堂度之五筵。東西二門與日明昏與者如石宜者如軒因其高下爰構亭榭匠生于心隨指如化開山剪木後以私屬結構暨汝子來嬉嬉無事而就邦人不知淑清之辰休澣之時雅步幅巾琴壺以隨前無俗人與白雲期年日盡適形神不羈元氣顥然覩吾朶頤遵渚之鴻有時而飛石門之下可以棲遲此谷而盈彼丘而夷。維公之游跡永在斯

大酉洞記

明　王世隆

楚之西洞庭之北有武陵桃花源即昔人避秦處也踰桃花源水行三驛程即辰陽郡西北踰盧溪浦口四舍許爲大酉山即道書所謂第二十六大酉華妙洞天古傳所謂穆天子藏書于大酉山小酉山之中者是已山多石洞谽谺深邃不類人世其濱江者特壁立倒出江側上有懸溜成石乳二一擊之作鍾鳴一作鼓鳴舊名之曰鍾鼓洞其在内者曰華妙洞洞

門甚狹隘幽暗必揚燎亙行乃可入既入里許卽曠然平沙可游可卧再進則有石室相傳爲秦人藏書室卽穆天子藏書處也父老相傳先世有樵夫入洞中卽石室取書出見風皆應手滅成灰塵今則無可見矣山之巔爲九峰嶺葢朱道宗時嘗封禪天下名山福地茲山亦以名勝得與今猶有故封者九誌錄爲九峯嶺者誤也山腹有會仙橋及張果煉丹池雖不可信而居民耕作往往斸地多得靈砂滿缶數四葢必昔之幽人志士所棲隱也莊子讓王篇謂舜讓

天下於善卷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自得
於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爲哉遂不受逃之枉山宋
封爲遁世高蹈先生今其遺跡具存而屈子所謂朝
發枉渚兮夕宿辰陽枉山即玆山也世隆嘗讀書玆
山鄉之人士多從世隆游者乃即玆山爲書院曰大
酉華妙洞書院爲堂二曰讓王堂曰逍遥堂蓋皆本
莊子語及善卷之事而名之也曰高蹈祠即宋故封
之名以祠卷曰丹砂房蓋辰之土物莫靈於丹砂故
神農嘗百草以丹砂繫之辰其名著矣故即地所出

而名之是皆余所作因是以求之庶幾乎不與草木同朽腐也其曰鍾鼓洞曰秦人藏書室曰會仙橋曰張果煉丹池曰九斟嶺則皆山所固有予不得而增損之焉夫莫大於天下莫聖於堯舜卷也乃欲天下而不受其視堯舜若薄之而不爲者其志遠矣要未可以隱逸一節之士論之也正猶丹砂不列於人間飲食常用諸品而其爲世外奇寶則世固有知之者

嗚呼希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游彈子洞記

明 胡直

辰溪之乾溪北山有石洞谺然張也土人指曰是石彈子洞昔有過者又字之曰玄靈洞凡乾溪衆水咸歸洞底伏流三十里出銅馬潭合盧溪江東去予數過異之至是始單騎往觀將逼洞口即步循亂石攀緣履口外憇盤石上仰觀中巔皆峭壁上怪石糾拳倒垂若鰲首然旁兩崖峙天若雙門闔兩掖焉水落石間雷吼輪輷或爲鏜鎝之音石勢如動予嘿坐久

之復攀緣度數流始抵洞中洞高廣俱可數十丈下遍水石因選石跂而外觀則見衆流之歸也如歸飲㵚之内洞中之右又一小洞窈黝不測則伏流入深處也小洞當門有橫石負小方石小方石又負一巨石其上若覆荷又若茄房咸如人所置予欲更久留則石燕數萬穢下不可坐也方未入或言穢或言無他奇既出或言奇又或言幽予曰噫予未游於物之外也人惡知淨穢之辨奇不奇之分予獨訝者今時旱虐苗稿盡矣乃不使衆流分布溉之乃獨飲㵚其

腹甚非仁者澤物之意而或謂楚水國也水横溢連年江漢洞庭不得率其職則又不若茲洞則歛而懷之之爲愈也予曰若是則洞之蓄淵矣非予所及也因并記之以自思

藏丹洞記

宋　陸游

漢嘉郡治之西偏望雲樓東有石穴天將雨輒出雲氣予疑而發之則石室屹立室之前地中獲瓦缶䍦矮貯丹砂雲母奇石或爛然類黃金意其金丹之餘也悉歛而櫝藏輸諸府庫緘識唯謹予嘗讀丹經言古得道至人藏丹留於名山非當仙者輒不見雖見亦輒變化今是丹不藏名山而近在官寺之側予以塵垢衰病之餘又輒見之是與丹經之說大異或謂

丹藏于此遠矣方上古未爲城邑時西望三峩東帶
大江山川秀傑蓋宜爲仙眞鍊藥騰舉之地至于輒
見之者豈神物隱見有時而予適逢其時與丹之伏
而不見者常多見者常寡雖嵇叔夜葛稚川不免齎
恨以脫而予顧得見焉茲非幸與乾道九年秋八月
辛未山陰陸某記

名山勝槩記 卷之三十一

河南一

游梁記 王性

汴故宮記 楊奐

汴州東西水門記 韓愈

汴河斗門記 蘇軾

汴河銘 皮日休

艮嶽記 張淏

蓮池禊飲序 蕭顗士

仲春讌集詩序　獨孤及
梁王池亭宴序　陳子昂
金谷蘭亭評　項燈
游金谷序　石崇
思歸引序　石崇
西園雅集記　米芾
西園雅集圖記　楊士奇
題西園雅集圖後　王世貞
千金堨注　酈道元

華林園注　酈道元
銅臺注　酈道元
記僕射陂　朱弁
游輝縣雜記　李夢陽
衛源游覽記　董廷圭
游蘇門山百泉記　袁宏道
游宴石淙山詩序　盧照鄰
百泉題名　崔銑
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石山志目錄　附卷一

登汶州龍興閣序　李　白
百泉題名　崔　銑
遊宴石宗山詩序　盧照鄰
遊蘇門山百泉記　袁宏道
嵩游遊覽記　蕭廷圭
游輝縣雜記　李夢陽
記[illegible]劉　宋　介
淦蓋注　酈道元
華林園注　酈道元

東寶菩閣記　高叔嗣
河上草堂記　李夢陽
龍灣草堂記　何景明
西峪草堂記　唐順之
石宗精舍記　李夢陽
翛然臺記　李夢陽
國相寺重修記　李夢陽
青泥澗古祈寺碑記　文翔鳳
林蘢叢游記　文翔鳳

挂龍崖游記　文翔鳳
青泥澗吉祥寺穰記　文翔鳳
國相寺重修記　李夢陽
翛然臺記　李夢陽
石淙精舍記　李夢陽
西峪草堂記　唐順之
龍灣草堂記　何景明
河上草堂記　李夢陽
東讀書園記　高叔嗣

觀風亭記　李夢陽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陳鴻

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歐陽詹

三月三日茶宴序　呂溫

游梁記

明　王士性

歲辛巳之夏余令朗陵三載矣以秩滿例得代篆上閥閱念自吏比弗克頃刻懈馬牛力欲從斯行悉尋中州之勝而寓目焉乃以六月癸卯發朗陵至府西郊時大雨淹積數旬水環城十里如湖海波濤村人結筏行柳稍中念河汝之民行當復爲魚矣游興漸阻望後南走申投牒臬大夫與申太守飲相公園中始霽辛亥西行過泌陽鄧河鄧通故居也通一孌幸

傳其名至今甲寅至南陽連齋心復動乃西八里造卧龍岡謁諸葛武侯像猶翩翩神仙人也是夜宿草廬中復大風雨林木震撼余詫謂卧龍欲起耶門左有諸葛井井欄石繩轍十數過數之數各異岡僅僅與人首齊非幽岑邃谷而宛繫世祖龍興復中州戰爭之場不知孔明曷從瑯琊避亂至此或云南陽乃襄陽墟名非此也岡稍北爲百里奚墓墓有七星石丁巳復授牒藩大夫畢行召信臣舊堰戊午次裕州經撒倒井拜光武像井泉飛涌清沁人齒牙巳未道

昆陽城匝無羈驅虎豹戰敗地也是日趨葉欲求故葉令飛舄遺跡弗可得止城西爲孔子問津處後有嚴光祠余貽書葉令仍當祠沮溺於中與光祠爲三隱庚申向寶豐覧香山寺浮圖矗天寺廊廡偉甚寺僧云大士化身之所亦白司馬九老會也辛酉出汝州道遠望崆峒山翠靄上殷殷爲廣成子宮因睠焉有感於七聖者日暮不果登壬戌取道登封叢巒盤屈北民至此則多鑿土爲穴而山栖矣癸亥止太少二室觀達磨面壁石別有嵩游記乙丑轉轘轅嶺赴

犨復東行出虎牢關關不及冥厄而名獨較者豈當時以關內外爲限也今爲古崤關亦即成皐丙寅經敖山嶅秦置秦倉酈生所策據其粟處益而東則爲鴻溝尚有址焉一山平列爲廣武山山東西二城其下即楚漢提兵百戰相拒地名古戰場引杯舉李華文誦之淚落不禁矣一客從傍笑曰善乎阮步兵之登此而歎也曰世無英雄使孺子成名余復拍手長嘯數聲引太白招步兵魂復起戊辰詣古陽城步周公測景觀星二臺臺後石製量天尺刻周尺一百二

十尺登臺視天心猶之乎燕粤間莊生所謂蒼蒼其無止極者故耶臺前五里乃箕山有許由塚歲飢諸惡少發之三日石槨發輒合余謂許沈一瓢猶棄何得預爲石槨自庇必非由塚意好事者因大史公言而附會之是日至密東三里天妃宮爲黃帝葬三女墓地上樹一松圍五人起三枝而上可十丈色如傳粉粉內即綠膚爪之髓出葉如線鉄樛曲詭怪云數千年矣宮外有滴木蓬蓬上乃人行地下厚一尺即空爲洞木從空如提壺注下不知何自出也縣道宮

石皆蒼質白理甚鉅不亞太湖巳巳過古鄭州逮中
牟五十里圃田藪昔爲周宣王會東都講武今高者
居低者田窪者豬湖堰不復成藪矣中有列子故居
在焉庚午始抵大梁憶梁往事如魏公子好士當時
夷門鼓刀之流一何俠烈令人恨不即至其地今止
夷山一阜耳其後梁孝王置賓客司馬長卿枚叔嚴
夫子輩詞賦風流亦一時之豪及問所謂修竹園鴈
鶩池無一存者考之志云兎園正隸歸德乃汴東南
城外又有孝王平臺豈時兎園廣五百里遂橫亘梁

宋也耶平臺亦名繁臺又名師曠吹臺日落登之清
風泠泠如絲竹至慨然緬懷杜甫李白高適三君子
之蹤今祠之者又益以李何二君從其地也臺有大
禹廟昔人登臺望河洛爲之第制狹不稱所以報禹
者廟有李子碑城東南則隋煬帝引河入汴幸江都
故道隄楊柳舊數萬古今成詠城東北爲壽山艮岳
宋徽宗以花石綱縻天下力供之而株木片石俱靡
此其近者何論梁王魏公子耶城北爲周王府則因
宋舊内也城内寺頗多惟相國鐵塔二寺最脩且麗

城外去黃河十里作大隄環護之周八十里樹陰交道行隄上即不論晴雨皆可人時宗正西亭君方賦人瑞至明日引見之叟高姓鶴骨台背髮星星復耳目步履年一百五歲矣云生成化十三年婦王氏生成化十七年尚在詢其致壽則無他術也惟好杯中物且斷慾止卅年至今猶以淬青銅爲業真人瑞云已復出城北蓬池憶阮公詩[illegible]武云尉氏亦有蓬池比入[illegible]黃公壚別不知[illegible]至尉氏四十[illegible]

鎮有祠祠岳鄂王思王之寃又不覺黯然欲淚壬申回至許昌一祠爲關羽舊宅葢降操初秉燭達旦處癸酉至鄢城則桓公盟召陵故城也今亦廢余此行計三十五日行二千三百里枉道者七八百餘暑雨勤僕從力洵苦然得盡悉中州之勝亦一快也衛源王屋鄴都洛城葢猶有待而此行之勝在木石之奇則嵩之松少林之石人之奇則大梁之叟爲尤稱絕云

汴故宮記

元 楊奐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吏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

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墻曰丹墀曰龍德殿龍德之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祗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

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
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凉位有樓
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
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
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
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湧翠峯峯
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
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
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祗門

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
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
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
院檢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
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
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
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
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
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

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肅門[illegible]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花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

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士皆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

汴州東西水門記

唐　韓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月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龢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

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噭音叫嘷劫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游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于昆侖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

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澹雅而莊

汴河斗門記

宋　蘇軾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識者皆以爲不可竟爲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墳墓廬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蒸餅淤朝廷亦厭之而罷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在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運水不乏

卽可沃灌古有之而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

山水經營

汴河銘

唐　皮日休

夫垂後以德者當時逸而後時美垂後以功者當時勞而後時利若然者守道之主唯恐德不美後時逸於巳民也夸力之主唯恐功不及當時勞於巳民也故天下也不逸不足守不勞不可去致其利害生於賢愚之主自古然也則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鹿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爲

利也博哉不榮一夫之荷畚一卒之鑿險而先功巍
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尙恐國家有淇汴太
行之役因獻纖誡是謂汴河銘

惟河瀰瀰循禹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淮泗晝泣疲民
夜哭溺鬼似赭川流如松貫地龍舟未故江都已弒
陳跡空存遊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利嗚呼聖王
守此而已

艮嶽記

宋　張淏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儻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于舊矣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内乂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

調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斲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者大率靈璧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度江鑿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藝凡六

載而始成亦呼爲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
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瓌麗極于此矣越十年金人犯
闕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爲薪是日百姓奔往
無慮十萬人臺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予頃
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得而
詳後得徽宗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華陽宮記
讀之所謂壽山艮嶽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摭其畧以
備遺忘云御製艮嶽記畧曰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僝
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

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最瓌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
蘇武林明越之壤荊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
橘柑椰栝荔枝之木金蛾玉蕤虎耳鳳尾素馨渠那
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
養于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
後相續左山而右水　　而傍隴連綿而彌滿吞山
懷谷其東則高　　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
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綠萼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
之亭有屋內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

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鴈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林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峰巒下視羣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

名之曰由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于諸山前列巨石

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瀑湲爲激玉軒又行石間爲煉丹亭凝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天有勝雲菴躡雲臺消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蹊石罅寋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

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萃而塡委也眞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槩焉祖秀華陽宮記曰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璧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觝觸若踶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蟠木瘿藤雜以黃楊對青竹蔭其上又隨其斡旋之勢斬石開

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于絕頂增高樹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蠹工絕伎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爲未也鑿池爲溪澗疊石爲隄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鑿因其餘上積而爲山山骨暴露峯稜如削飄然有雲鶴態曰飛來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頳石任其自然增

而成山以椒蘭雜植于其下曰椒崖接水之末增土爲大陂從東南側栢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葉葉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栢坡循壽山而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爲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艮嶽之麓琢石爲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

又于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
別治園囿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
殿降霄樓綠蕚華堂築臺高千仞周覽都城近若指
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
後苑建八閣亭于其中央榱椽窻楹皆以瑪瑙石間
之其地琢爲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
行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
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　提
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客無隙地

又于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監迫石多峯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攀峯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爲勝遊六七日躍龍澗漾春陂桃花鬧鴈池迷眞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于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于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峯而名之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束石爲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

文親書建三丈碑附于石之東南厎其餘石或若羣
臣入侍帷幄正容凜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
奮然而趨又若傴僂趨進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
上既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章畫列于石之陽其
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並與賜名惟神運
峯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
甲乙者乃命羣峯其畧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
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衡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
月窟蟠螭坐獅推青凝碧金鰲玉龜疊翠獨秀棲煙

鞞雲風門雷穴玉秀玉竇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涵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鱗立于涘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屏小峯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于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爲藏煙谷滴翠巖搏雲屏積雪嶺其閒黄石仆于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寘于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寘于綠蕚華堂者曰卿雲

萬態竒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于斯盡矣靖康
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墻避虜于壽山
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傑若畫本凡天下
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信天
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華陽宮
而民廢之矣

萬態奇[illegible]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于斯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牆避虜于壽山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粲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華陽宮

蓬池禊飲序

唐　蕭穎士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葢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乘和蠲絜用澂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絺燕昇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爲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權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粤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帳飲于蓬

池備祓除之禮也梁有蓬池上矣前迄瀔頡右滙郛邑渺瀰淪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遙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即爲臺亭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須鏹以給費縣吏領徒而修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旃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匪疾匪閑翼翼闐闐以税駕于東焉然後降春流颺綵舟羽觴芳羞綏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廻環中汀緬望南津飫于巳酬于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闋陶陶乎

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
敏聞于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
請皆賦詩志焉

仲春讌集詩序

唐　獨孤及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倉曹薛華陳嘉殽醲清酤會河東裴奠滎陽鄭㝠河東獨孤及于署之公堂引滿舉白者日午及子促席于花陰賦詩于月下樂極不醉夜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二三子春服旣成思欲修好尋盟選勝卜晝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也鄭不至吾兄惠然而來堂有琴庭有藤芳草數步落花滿席中和子冠烏紗帽相與箕踞嗢噱傲睨相

視稱觴乎其間趣在酒中判爲酩酊之客家本泰也能無烏烏之聲其詩曰

上天垂光兮熈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與君觴濁醪而藉落英兮不知年華之相親蹇淹留以醉止孰云舍意而未申歌數闋裴側弁慢罵曰百年歡會鮮於別離知開口大笑幾日及此日新無已今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何其演爲連珠以志此會

金谷序蘭亭記評

吳郡項煜

問錢穀與烟霞孰貴曰烟霞貴問殺軀與明哲孰貴曰明哲貴問豪遊與雅集孰貴曰雅集貴然則金谷蘭亭之聲價亦懸矣乃當時有以蘭亭况金谷者而右軍忻之將鵷雛而腐鼠之慕耶抑論文不論人耶曰非也文未有不論人者也即論人而季倫寔足令右軍慕也天下之富人多矣率湮滅無稱其有稱者意不但風流文彩亦必有深情一往足以結一世之

名人才士而訂千秋之勝夫夫崇之不剖一姬感也夫崇之不畏強禦義也推此義也可以處君臣朋友之間宜其身毀而名留家碎而文傳也且夫崇之非一切富人猶右軍之非一切逸人也夫右軍鏡清言之禍而慨想周文之日思痛喪亂以來無功可論而願與朝賢思布平正此何等心事哉季倫之豪有豪情可殺而不可辱右軍之逸有逸情出塵而不遺世蓋天下未有無情之士而爲名士未有無情之文而爲名文者也故夫二子之不同者識也其同者情也求

其同者見才人韻人之生氣求其不同者悟居身涉世之良軌則金谷也蘭亭也皆千古之可興而可觀者也吾獨怪以彼兩者之勝地也勝友也勝事也而其文皆見黜於昭明則昭明亦士之不及情者也

遊金谷序

晉 石崇

予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竝作及任令鼓吹迭奏遂各賦

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
凋落之無期故列序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
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思歸引序

晉　石崇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遯于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淸渠栢木幾于萬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欻復見牽羈婆娑于九列困于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

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于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于絲竹也

西園雅集記

宋　米芾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着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絶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凡筆也其烏帽黄道服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機而凝竚者爲丹陽蔡天啟捉椅而視者爲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後有凌霄纏絡紅

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于石盤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為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為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為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為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為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撫視者為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于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為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

爲王仲至前有髯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于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爲劉巨濟二人並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于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烟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于此嗟乎洶湧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有十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深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

者不獨圖畫之可覩亦足彷彿其人耳

西園雅集圖記

明 楊士奇

西園者宋駙馬都尉王詵晉卿延東坡諸名勝燕游之所也當時李伯時寫爲圖後之臨寫者或著色或用水墨不一法此圖用水墨淸韵灑灑可愛燕集歲月無所考西園亦莫究何在即圖而觀雲林泉石脩然勝處也有磵源遠且厚紆折奔放而下磵左右巨石連延峭拔有壁立數十丈如削有方整如屏立橫磵石梁平廣若砥瀕磵地夷曠有古松五株檜一株

崇者勢凌雲際斜者若倚蓋皆蒼翠蓊鬱類含霧者而桂根迸露斜出類猛獸狀林木森然扶踈蕭爽可數蕉一本生意暢茂儒衣冠十有四人僧道士各一人坐松下憑按伸紙握筆而書者東坡居士對按而觀者晉卿側立居士之右張文潛傍坐而俛觀者蔡天啟別據按展卷畫陶淵明歸去來圖者李伯時傍坐憑按而觀者子由持蕉箑立子由之右黃魯直立魯直之右陳無已立伯時之後而按膝頫視者李端叔坐伯時之右就按而觀者晁無咎面石壁而立需

筆欲書者米芾立米之後觀書石者王仲至趺坐石屏下論無生之旨者僧圓通袖手並坐而聽者劉巨濟坐檜根摘阮道士陳碧虛持羽扇對坐俛聽者秦少游也又有侍女二人雲英春鶯晉卿家妓也童子四人一袖手立一捧硯一持靈壽杖各隨于後一對竈瀹茗其家僮也而古琴彝鼎尊勺茶具咸備嘗見熊天慵題伯時西園圖詩及黃文獻公述右堂記皆與此合文獻據鄭天民之記鄭記作於政和甲午其可徵無疑而余近見廣平侯家有劉松年臨伯時圖

位置頗不同無文潛端叔無巳無咎四人器物亦小異然闕後來臨伯時者如僧梵隆趙伯駒輩非一人游更臨寫則必不能無異而于以見晉卿之好賢重文及諸君子之高風逸韻蕭散不羈光華相暎如衆星之聯聚如群玉之陳列與夫從容太平之盛致蓋有曠數十世而不一見者其可爲盛也巳

題仇實父臨西園雅集圖後

吳郡王世貞

余嘗見楊東里先生所題西園雅集圖乃臨李檢法伯時筆有崇山絶壑雲林泉石之致。與此圖畧不同此圖僅一古檜一怪石。一立壁捉筆書者爲子瞻學士從傍喜觀者王晉卿按卷對竚者蔡天啓倚樹睨者李端叔彼圖則有張文潛而無端叔。此圖據方石畫淵明歸去來辭者卽伯時握麈尾觀者蘇子由握蕉扇者黃魯直撫肩立者晁無咎捉石者張文潛按

滕者鄭靖老彼圖有端叔而無靖老蓋以陳無已若摘阮之陳碧虛與聽阮之秦少游說法之圓通大士與聽法之劉巨濟題壁之米元章與傍觀之王仲至則所同也彼圖有名姬二曰雲英春鶯而此皆削之楊先生又云曾見劉松年臨本無文潛端叔无咎器物小異而僧梵隆趙千里亦嘗摹之此圖吾吳郡仇英實父臨千里本也余竊謂諸公踪跡不恒聚大梁其文雅風流之盛未必盡在此一時蓋晉卿合其所與長游者而圖之諸公又各以其意而傳寫之以故

不無牴牾耳實父視千里大有出藍之妙其運筆古
雅彷彿長康探微元祐諸君子人人有國士風一展
卷間覺金谷富家形穢因爲之識尾

千金堨注

魏　酈道元

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堨積石爲堨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堨堨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造築此堨更開溝渠此水衡渠上其水助其堅也必經年歷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爾葢魏文帝修王張故績也堨是郡人使者陳協所造也語林曰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舉

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水歷堨東注謂之千金渠逮于晉世大水暴注溝瀆泄壞又廣功焉石人東脇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蕩壞二堨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齧每澇即壞歷載消棄大功今故爲今堨更於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爲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卑下水得輸上漱齧故也今增高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

二堨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
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
日畢代龍渠即九龍渠也後張方入洛破千金堨公
私賴之水積年渠堨頹毀石砌殆盡遺基見存朝廷
太和中修復故堨按千金堨石人西脇下文云若溝
渠久疏深引水者當於河南城北石磧西更開渠北
出使首狐立故溝東下因故易就磧堅便時事業已
訖然後見之加邊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堨新成未
患於水是以不敢預修通之若於後當復興功者宜

跪西積故書之於石以遺後賢矣雖石積淪敗故跡可憑準之於文北引渠東合舊瀆舊瀆東晉惠帝造石渠於水上

華林園注

魏 酈道元

渠水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爲之以錙石爲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璨焉如新又瑶華宮南歷景陽山北山在都亭堂上結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見蓬萊山曲池接筵飛沼拂席南面射侯夾席武峙背山堂上則石路崎嶇巖嶂峻嶮雲臺風觀纓巒帶阜遊觀者升降耶閣出入虹陛望之狀鳧没鸞舉矣其中引水飛睪傾

瀾瀑布或枉渚聲溜潺潺不斷竹柏蔭於層石繡薄叢於泉側微飆暫拂則芳溢於六空入爲神居矣其水東注天淵池池中有魏文帝九花叢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今造釣臺於其上南置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其水自天淵池東出華林園逕聽訟觀南故平望觀也魏明帝常言獄天下之命也每斷大獄恒幸觀聽之以太和三年更從今名觀西北接華林隸簿昔劉楨磨石處也

銅臺注

魏　酈道元

銅臺高十丈有屋百餘間臺成命諸子登之並使爲賦陳思王下筆成章美捷當時亦魏武望奉常王叔治之處也昔嚴才與其屬攻掖門修聞變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雀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卿何來也修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時人以爲美談矣石虎更增二丈立一屋

連棟接檐彌覆其上盤廻隔之名曰命子窟又於屋
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又作銅雀於
樓巔舒翼若飛南則金雀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
北曰氷井臺亦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氷室
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氷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
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粟窖及鹽窖以備不虞今
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峙而崢
嶸者也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曰廣
陽門東曰建春門北曰廣德門次曰廐門西曰金明

門一曰白門鳳陽門三臺洞開高三十五丈石氏作層觀架其上置銅鳳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石氏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鏘天北城上有齊午樓超出羣榭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塼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甍反宇飛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當其全盛之時去鄴六七十里遠望若亭巍若仙居

記僕射陂

宋 朱弁

鄭州東僕射陂蓋後魏孝文遷洛時賜僕射李冲之陂也後人立祠遠近皆爲呼僕射廟章聖皇帝西祀過之遣官致祭有祭文刻石在焉近世遂傳爲孝衛公僕射廟士人得衛公行冊以藏廟中而崇寧以來賜廟額亦以爲衛公不疑而士大夫莫有是正之者

遊輝縣雜記

北郡李夢陽

李夢陽曰詩云泌之洋洋可以樂饑予當正德戊辰值春仲之交而遊於輝縣於是覽蘇門之山降觀于衛源乃登盤山至侯趙之川遂覽于三湖返焉李子登蘇門之山扣石而歌歌曰泉水活活北之流矣有女懷春采彼薇矣山雪修阻驀予何之矣歌竟長嘯響應林谷時人莫測也蘇門山古士率棲焉著者魏阮籍晉孫登宋李之才邵雍元許衡姚樞耳然諸皆

有祠祠之獨籍不祠也蘇門有九峰山亦奇絕然其上無泉侯趙川亦無川可恨也太行山至蘇門連峰萬餘數森森若排劒北走中有三峰獨奇而三寺各當一奇有一泉繞之流乃其泉數里觸大石輒入地故不至侯趙川李子曰予覩三湖險矣蓋虎豹之窟而魑魅所宅也西踞壺關之巍北跨陵川之危東扼林慮上黨有盜賊恒數百騎來則彀弓弩持刀出沒林阻巖谷間號曰青羊白戈云而盤山路石岈岈嶃嶃行若登天然過此豁然壙川而四面皆山焉所謂

侯趙川也蓋若桃源焉三湖有巨竹蓊茂登山西望亭亭緣崖而綠者竹也中湖則有石鏡半規耳而黙瑩能鑒天日山河人物焉豈不異哉中湖寺趙宋號太平興國寺而屬湯陰縣南北湖寺則今人創之耳邊寺磽田以千數然故櫟橡磈磊匽耳於是寺僧招流人墾之租其人孳斬茅營凹巖巻爲聚落烟火梟相雜也其流人若婦并爲寺僧使乃其婦則於邊寺泉任載水予自南湖還也乃見兩三婦罝桶巖滴下而猥坐广下然青羊白戈過其聚落聚落人輒飲

食之得無害青羊白戈感其餘食數亦輒贈遺之爲常焉輝縣產魚稻然其人多病瘦偕予行者二人一曰馮貴二曰左國玉左國玉予內弟也內弟生不識山前出陽武行望見山喜以爲雲已知其山也盖又喜躍焉行懊不即至山李子曰余遊蘇門蓋得於山川土俗之別云於是作遊蘇門記

有意爲文而得無意之妙

衛源遊覽記

明　董廷珪

天順庚辰秋九月自汴之衛抵輝邑山水明媚元元豐樂間有衛源廟者肇于隋宋慶曆間撤新之廟之神世以王爵主水利歲時致祭又山曰蘇門水曰百泉亦奇觀也乃齋𪗋香從數騎出西門五里所造其廟果宋舊貫規晝不類常廟前聞人之經遊者代有石刻東有老子石洞西有邵康節安樂窩誠古跡也然其勝壯則在百泉之一水焉詩曰毖彼泉水亦流

于淇百泉是已泉分道出廟前之石隙中瀦而為池池中有亭曰百泉曰湧金蘇文忠公親為題扁跨石梁通之登覽勝之所典儀者導吾登眺其上從者皆儒流時霽景開明商飈不作秋水長天一碧萬頃心甚樂之因凭欄縱觀泉珠之躍方其洶湧水底累累然穿層碧而起類若萬斛之珠噴諸淵海及天跳躍波為日光所射又如百鍊之金沸諸爐冶若此者滿池皆然溶漾可愛水鏡澄空細分妍醜片泮中涵蒼可掬沙鷗錦鱗往來不驚而畫舫清樽惟意所欲覽

者如出塵境而立氷壺耶已而信步亭中閱東坡筆跡鸞翔鳳翥獨步今古亭之四壁皆所刻古今名賢遊覽題詠喜而遍誦之金石交作又天然雅奏也已而夕陽啣山林影嗜地乃賦律詩二章以酧清玩識諸亭而歸

遊蘇門山百泉記

公安袁宏道

舉世皆以為無益而吾惑之至捐性命以殉是之謂溺溺者通人所戒然亦通人所蔽也溺于酒者至于荷鍤溺于書者至于伐塚溺于禪者至于斷臂溺山水者亦然蘇門之登至于廢起居言笑以常情律之則為至怪以通人觀之則亦人情也夫此以無妻子為怪彼亦以遠山水為怪各據其有則遞為富彼此易位抑更相苦矣嗣宗語意微渉牽率樓神導氣在

山水間為俗談置之勿答是已及劃然長嘯林谷傳響眞意所到先生曷嘗廢酧應哉唯世無發其籟者故不鳴也曰子何以知其溺曰以百泉知之百泉蓋水之尤物也吾照其幽綠目奪焉日晃晃而爍也雨霏霏而細也草搖搖而碧也吾神醉焉吾于聲色非能忘情者當其與泉相值吾嗜好忽盡人間妖韶不能易吾一盻也嗜酒者不可與見桑落也嗜色者不可與見嬙施也嗜山水者不可與見神區奧宅也宋之康節蓋與[illegible]者雖風規稍異其于棄人[illegible]

事以山水爲殉一也或曰投之水不怒出而更笑毋乃非情口有大溺者必有大忍今之溺富貴者汨沒塵沙受人之摧折有甚于水者也抑之而更拜唾之而更諛其逆情反性有甚于笑者也故曰忍者所以全其溺也曰子之于山水也何以不溺曰余所謂知之而不能嗜嗜之而不能極者也余庸人也

游燕石淙山詩序

唐　盧照隣

夫圓嶠方壺、涉滄波而靡際、金臺玉室、躡玄圃而無階、唯聞山海之經、空覽神仙之記、爰有石淙者、即平樂澗也、爾其近接嵩嶺、俯屆箕峯、瞻少室兮若連、睇潁水兮如帶、既而躡崎嶇之山徑、蔭蒙密之藤蘿、汹湧洪湍落虛潭而送響嵯峨群壁列幽澗而開筵密樹帷屏舒朱明之景象長松傘蓋引清吹之時凉就林藪而憚寸心、對烟霞而滌塵累、幽岳巨壑、即是桃

源深淵平流還浮竹箭網薜荔而成帳聳蓮石而如樓洞口蘚分溜千年之石髓山腰半折吐十里之香粳無煩峴閬之游自然形勢之所祈趣緣翰交寫瓊篇庶無滯於幽棲冀不孤於泉石

百泉題名

相臺崔銑

嘉靖巳亥春三月巳巳相臺崔銑隨　駕至衛巳事庚午西適于輝辛未往觀百泉謁聖祠弔嘯臺入安樂窩憇湧金亭烹鮮佐酒飲泉一勺逌遲而歸

登汝州龍興閣序

唐　李白

夫槿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吾之友子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然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挹子霞觴與白雲老兄俱莫負古人也

挂龍崖游記

西極文翔鳳

伊陽西南隅爲汝水所自來者有挂龍崖予令伊兩載餘未皇西游頃將駕洛悵然於伊汝之山川遂西至於棗林坪憇纂下之館坪所入處別轉一壑谷有溪水合於汝蓋峰回若無蹊者而遞則命烜南造於龍崖即志所稱龍崖夜雨爲八景之一蓋有危石懸峰際云最昔曾挂龍奇甚面對崖則爲窓子巖人就之若闡雨滴身敖曰夜雨者況之之辭也又奇夜渡

汝則上店諸生十輩來從少焉月陟命坐沙上講明德圖之指把酒望龍挂處窓子巖則不克就東還過上店爲闗吏抱柝所諸生又從游席地飲不知濃寒之上襟也又渡汝自望城岡還而西游之念差畢天息山蓋在汝上流郎城堞所望大青山卓境上者然竟不克沿汝搴披其與歸有七言近體一章

遊青泥澗吉祥寺雜記

西極文翔鳳

予旣去冬至城西數里之文殊寺寺閣一嶺而當其坳折處客云寺更有幽而勝者有吉祥於青泥之澗二月某日欲并往二寺而從者先導至文殊寺日俄晡四月某日又校射於郊堂無訟事日脚尚未至地予命轡不至二里而晡遂馳還寺蓋西邑七里耳挂恨齒頰間者屢矣五月七日熊簿鏡請詣劉史縉從出城西郎西北有小徑夾以平蒼之楚鳥韻松濤迓

紆如隨人未既有橋俯小壑又折而微陟則爲坂而平如一臂之撮雲者前百武崖起如東蕃結文殊之腦而後直鳳凰山之右腋可以遠眺望有長嶽鸞鳳於蘇蔓之域者爲一流觀西又爲長壑度之而大陟則又爲坂所眺望有加遥見直西秦林坪之天息山有白氣犁空者如練拖如川決而旁曲竟天東北垂於香爐峰之上長可七八十里兩山則氣黝如黮如或曰譎雲或曰宜爲嵐氣或謂其雨然一氣而雙垂如飲澗之虹疑爲白虹予又疑兩山本雌雄之山

祥一氣而雙垂決知不如朝那善湫之相摶也然終
不可解又良久而車碾吉祥寺之青衣或墜馬予
嘆曰幸不至飛身直下八千尺耳寺所踞蓋壺形左
右咸斷壑而其腰頸皆數尺腹爲寺肩爲寺之眺臺
寺蓋圓通寺下院圓通又西三里而遥者入寺微雨
輒止坐而銜杯則見列巘之東寺壺而直前者左如
龍伏右如虎踞再三折而達於汝覞山其九疊之屏
瑞雲則縈橫而中有丘如懸珠若待龍口之銜者此
寺之大體也臨臺則見泉在澗可數百武遂下行澗

中屢折而得泉泉可得水二斗而不流不涸副寺汲
命茵其卉間雲垂垂弗雨命僧美笙於澗折之外三
弄已歌者繼之予命青衣拈艸於前澗將校以行觴
簿史謝不敢予曰毋是爲觴政予之兩青衣黠諳命
艸木或持或掇或連茹或枚且肄以報予笑曰文殊
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而善財徧觀大地無
不是藥者文殊拈一枝示衆云是藥能殺人活人校
草之於飲賞罰亦具善財之採賢於黑氏梵志之供
養兩手花容更放下甚者遠矣今黠青衣校之二客

逵負數十觴而予亦以扳請至酣蓊校者以本以枝
以花以實有單英雙瓣小蒂連柯之異如良工之安
置卉石於繪事如清人之布絫筆梳研床維旅如靜
姬之鉛朱赤白悅人周厭亦一徵解須剝綠稱紅黃
白間之或本枝錯或花實以序大約得佳花爲奇艮
卉次之若維然命之爵三行而朱榮不獻姸不索莫
欲倦爲指大酸乎既闌而起予因歎曰一濶而草百
名不旣尚啇之舌本詘矣方志所收百不一多華系
大諧耳西家施不辱於負薪乎予青衣有手艸如蘭

叢一本者長五六寸中有艸巢如盂而結如組雲諸
從者皆北走蓋小鳥之旣卵旣子而遺之射干者也
命以盆植之而擎置之案比於見安鵲梁者志祥焉
將以所校勝諸卉遺兒輩已又觴於所謂眺臺者飯
僕夫而歸踐所謂鳳凰山之右腋者躪矣徘徊佇立
二客感千載不寤者爲一噓也嘉其雅地因命觴又
下藉卉於小橋之畔行數觴又迫城闉數百武得大
胡桃垂陰於月蹬之前坐之行觴歸則鼓人在國門
之闕矣是遊也有天感焉以望氣有地感焉以察形

有物感焉以命舟有人感焉以觀化遂記之蕃蘭亭

一作實獲我心矣

國相寺重修記

北郡李夢陽

國相寺繁臺前寺也臺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斷而中立有鸛巢其上戛戛鳴按夢華錄繁臺寺一耳亦不言其地之盛嘗問之老長曰寺一耳而三其教中教之講僧玉色褊衫後教之禪深褐褊衫前教瑜伽淺褐褊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寺中有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是號國相寺寺分勢孤時遷世殊於是崇者頹而下者蕪

僧闢教汗庸師惡徒於是樹石盜亡損破鳥鼠穢之往來羊猪寺非若能主矣又國初劃王氣塔七級去其四崩齧幽窟狐狸魑魅昏嘯陰啼僧席未暖業逃去而善彬者國相僧也乃奮然興曰寺時世靡邪僧靡之邪於是守一清修年七十餘步詣戒壇受戒持之於是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諸古蹟茫然蕩然獨斯臺巋然存峻峙可遊遊者挈醪榼載吟筆花晨月夕雪鱸風馬無不扣彬之門者斯足知彬也正德間彬葺其寺殿暨伽藍閣山門鐘樓

僧房等而睢陽衛百戶趙越等實助之涅塑其像設

按舊碑寺宋太平興國二年建今洪武初僧古峯者

新之相去四百餘年迨彬又百五十年餘矣而空同

山人爲之記

翛然臺記

北郡李夢陽

草堂之東築臺高二丈餘所登臺四望雲冉冉在桑榆薟千里外見也人心不天遊則視壙埜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皆與已不干涉視壙野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誠與已干涉於是觸予目者罔不樂也臺貴高高則遠遠則無所不見予臺不高望之千里外見地使然也無所

不見則其樂克滿其樂克滿則翛然矣莊周曰翛然而往翛然而來於是命臺曰翛然之臺予觀屈原放逐江濱非與曠野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不干涉非不知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之情而恒戚戚憂斯人殆未天遊乎抑宗臣當如是邪

爲臺記

石淙精舍記

北郡李夢陽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其學天下宗焉其後自濂溪徙廬山遂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之堂今天下之學宗我師楊公而公亦自安寧石淙渡徙鎮江於是築精舍丁卯橋名曰石淙精舍嗟乎事固有偶同者非謂是哉愚往觀眉山蘇氏愛陽羨山欲徙之蓋卒不返眉山今其墓在郟鄏之間曰小峩眉者是也愚謂其特文章士不足法及觀周子自濂

溪徙廬山則又評曰茲非有道者爲邪。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之所自出言濂溪也。眉山也石淙也。固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吾安往而不得主邪。嗟乎古今人用心豈異哉。愚不佞少幸從公遊以故得竊聞石淙焉石淙有虎丘之丘曹溪之溪螳蜋之川自昆明池來者奔流千里其地崩湍激石兩厓蒹葭交合木汩汩循其間泠然金石之音故曰石淙石淙視二子故土吾不知其孰愈。乃若丁夘橋負山帶江。據東南之會。上遊之地。其泉石巖壑之生。要不在廬山陽

天下也。陽羨姑置勿論。且廬山其志奚爲者邪。顧卒閒抑不見于世。今公際　明天子拔茹嚮用。功著邊徼。顯名四夷。利澤在社稷。天下其還也登橋据水厓坐石磯不一再吟嘯去矣故金焦大江之雲不能奪京洛之塵而耳露鶴林之情不能已龍沙鴈塞之行也雖然君子豈以此易彼哉。故孔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夫廬山豈固濂溪意邪。愚不佞徒及公之門力不足濬流揚波。南瞻石淙。特望洋耳。是何敢言記

西峪草堂記

武進唐順之

靈寶陝洛之衝也環而山者以數十而西原獨當其僻處西原蔽泰山之南委蛇數百里散而藪者以數十而西峪又獨當其最深處峪口偪仄始疑路窮忽然中開更出異境茂樹淺草森陰蔽虧水泉瀧瀧若驚蛇出沒草間其人鹿視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許君廷議游而樂之乃即峪口作草堂於其上仰而眺泰山俯而顧西峪烟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廡而

蓋取之其勝又於是爲最已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君爲人豈達魁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其必且爲國家建萬里勳也一日與余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而休於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昆弟之相笑者乎夫㝢才傑士其所寄意必於奔湍洶湧之川巑岏崔巍之峰莽蒼千里之野極世間險恠瓌偉超曠之觀然後足以娛其耳目而發其跌宕濩落不羈之氣若夫騎木竹之蒨翳蔭樹石之蘙薈此則窮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求於世而有以自足其樂於

世大國各自爲尚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交端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南繫交酋之頸假令據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款段優游閭里自比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怒而觝擊砰砰礚礚若戰鼓然百里之外有聲而殺函又秦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躕慨然想見乎揮戈濺血虓虎喑嗚之雄此皆險恠瓌偉世所駭詫且近在君衣帶間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託於寂寞背鬼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

此又何説耶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豈嘗受河上公語耶故曰養辨於其訥藏勇於其怯然則君之欲爲彼而姑爲此也其有意乎倏而蠖屈倏而虎躍則余不能窺也已

龍灣草堂記

信陽何景明

龍灣在靈寶縣之南入函谷次古虢國左洪溜澗而秦嶺右盤山沃野流水湧泉可田圃而宜稻竹許子之家食也樂其地葺堂焉棲之今年許子　召爲尚寶丞數月復乞歸曰予兹得告歸斯堂矣其遂以息營養年勉遁以成學乎余聞之曰許子蓄久而升器飭而貢用然且翩翩然有高舉之思焉其志固君子所尚而非可以與世俗淺見寡聞者道也夫憤世之

意淺則離俗之志不決復古之志少則繼往之作不與昔者王教之一也國有學鄉有序而已矣士不私肄其學而人不私宗其道其後郡邑之下有書院焉山澤之間有精舍焉學殊而肄道同而宗是王教之離也夫學肄而明也道行而達也從乎上者化流而易從乎下者化格而難苟遇其難也則君子亦自明其學自達其道已矣百世之下無聖人焉則作者之意亡百世之下無賢人焉則述者之意亡君子慮焉是故日之含照也不以蔀屋不輝雨之降澤也不以

覆甕不注夫道隱而經要廣大而微志意脩則立精思則通窮理而極數則神是故萬世不易者道也窮不移其守而困不遷其業者君子之學也夫龍門河洛之間古聖賢之都里聲教遺風存焉許子搆斯堂而棲也豈徒自適以遂其高者也

河上草堂記

北郡李夢陽

正德二年閏月予自京師返河上築草堂而居其地古大梁之墟今曰康王城是也瀕河河故常來今其地墳淤高河不來人稍稍治墳墓葺廬舍矣始蓄牛馬樹樹木始有井落道路之界然四面皆薦莽其地宜檉楊宿麥予兄故墾田數十百區樹柳以千數環堂皆柳也登堂見大堤及城中塔背隱隱見河帆堂下蒔榴竹菊葡萄槿椒牡丹并諸雜草物而予日彈

琴詠歌其中。出則披蒼榛登丘墟。坐斷岸而歌。有二三子從。二三子進曰。岸嶄嶄岑巖。其下遺渦瀺瀺。非河之故衝邪。非所謂魚鱉黿鼉窟邪。夫子奚取而堂。又何樂焉。予曰。子以爲吾愛吾身孰與堂。曰不如身。子以爲天地與吾身孰久。曰天地久。予曰。天地不能知其不終窮。予何能知吾身。予不能知吾身。顧安知吾堂。予前不知地爲魚鱉黿鼉窟。又安知後之不爲魚鱉黿鼉窟。且小子休矣。

東讀書園記

河南高叔嗣

出仁和門由宋曹門歷邊村隄達獨樂岡北至園出麗景門由揚州門右轉歷蘇村後走陳留道隄達岡南左轉歷白塔隄相國寺瘞僧所達岡中出麗景門北徑走白塔李氏墳後歷隄如上至園凡路四初高子止西園西園垣廬新成然近念欲東東者大丈所耕處自高子他時未嘗一再至甚僻遠是時坐焉文堂心猶豫召僕問東路宋衡指地對出仁和門三五

里出麗景門右減三里出白塔減五出李氏墳後減七然李氏墳道狹不容車利走者又問一日往來如何冬後涉首春夌晨往食黃昏歸正夏秋初日出往食遊息日斜歸秋春抄晨往食遊息黃昏歸於是以囊盛書以缶盛糁以柴車載夏五月望高子遂東矣老聞皆過班白相向簑笠交於戶起與揖讓問所以歸狀遊仕孰與吾農樂多少高子具以得事皇帝六年兄弟結佩趨金門之下幸遭知過前後凡五踐省闥父母被封澤小人分過哉生身受又病朝廷加恩

不絕其官還耕於野謝父老遊宦無狀安敢望公等樂父老人人則大喜咸手操雞黍爲勞高子與之飲人人益說始西郭人見高子自引避菲衣冠潔楚固不肯見梁肉皆具書拜臽爲禮高子大厭之及是雖祖跣人與語禮文益衰乃大喜謂可居也恨來之晚高子曰世以莊周所錄古巢許之徒譏堯禹薄孔公其辭不馴雅學士大夫棄不信謂其人無有然孔氏書載接輿沮溺諸公其姍笑仲尼已甚惡可言無其人顧其風淳至不可用詩書禮樂之際責者余始至

於野。受父老之詰。乃無以應。悵然久之。固知周言至有斯人不虛、哉。高子既自讀書園徙而東、猶蒙前號加東作記、

觀風亭記

北郡李夢陽

亭在風穴之山迴峻峭削環千里而孤者也形拒勢積靈秀出没登之目豁神迅志搖襟擴嘉靖七年夏監察御史譚子廵而歴汝而遊於亭乃俛仰而歎曰嗟美哉山河復改世代遷矣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君曰天地既中風雨時會卜洛定郟表方測景吾觀其時譚子曰美哉是古今之概也以問分廵王君曰冠蓋帶汝伊闕我朝沃野廣麓樵獵樹藝吾觀其土

譚子曰美哉是利用之思也二君於是避席而請曰敢問先生何觀也譚子曰翕谺窈如噫如噴如噓如吾觀其風曰風者何也譚子不荅它日二君遇空同子述其事空同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大乎夫天下之氣必有爲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風故飀飀乎莫知所從颯颯乎莫知其發瀏瀏乎莫知其終也其德巽故其入淳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亦和殊故物有靡散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淫邪是滋而俗隨之

矣俗治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之神也於是節八音以行八風然患其乖也於是使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詩以知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風於是彰美而癉惡瀹澆而培淳廸純以劃其駁而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固舉刺之要臣以風爲觀者也然登其亭履其穴而後歎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動者也觸以動歎叩而不荅臣之要也得其職矣職神於風故稱大焉雖然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

行也。不自汝墳始乎。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土猶古之土也。昔者風之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野有死麕。歌嚴也。懲之政也。監君臨之。二君行之。何患乎非時。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二君曰美哉空同子之言風也。請諸監察以名其亭。刻之堅石。譚子名纘蓬溪人伍君名全安福人參政也王君名洣台人按察僉事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唐 陳鴻

昔建安中魏文爲王太子與朋友諸彦有南皮之遊飈鳴葭浮甘瓜清泉齋淪千古一色此城闕記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之懽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升平畊廣阜海濱之利謳吟動齊右之風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徐君洎英僚二三皆人傑秀出吏能高視郊驛繼當時之懽豪梁重莊叟之興相與矯翠帟騰清波紅粧

屢舞綠酬徐進管絲迎風以響亮士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扯曾城景移碧潭陰翅蕩暄妍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其思夫　闕塞崇崒昆池清泠關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與情之極致也爰命墨客紀他鄉之勝事云爾

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唐　歐陽詹

三月三日有酒食出于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宇之九年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取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群臣大宴登高臨川與時所宜泊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其僚屬貞元十二年季春月既魄一日則其日也臨汝磐山令趙郡李胄恭國令宴于縣南溢濱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慈惠而期合懽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

亦古情焉。況食在充腸，不在充目；酒在成禮，不在濡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珍，竭千鍾，彊發揚，課絲竹，則有勞有逸，豈合懽之意歟。於是首設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爲佐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自已命以爲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許以耆年有德者。肉既飽，酒既酣，因化育之宿洽，有歌謠者進，有蹈舞者作，皆誠激乎中，章乎形容，婆娑慷慨，與習而爲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農者請以其器，圃者請以其畜，弋者請以其鮮，啐濁，

嘗漉浮泛漪瀾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熈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父兄子弟一族一堂之中不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是耶旅避之子實竊盛事玆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雨恐他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敎化恐他邑之懽樂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叙之

三月三日茶宴序

唐　吕温

三月三日上巳禊飲之日也諸子議以茶酌而代焉廼撥花砌愛庭陰清風逐人日色留興臥措青靄坐攀香枝閑鶯近席而未飛紅蘂拂衣而不散廼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覺清思雖五雲仙漿無復加也座右才子南陽鄒子高陽許侯與二三子頃爲塵外之賞而曷不言詩矣

三月三日茶宴序

唐　呂溫

三月三日上巳禊飲之日也諸子議以茶酌而代焉乃撥花砌憩庭陰清風逐人日色留興臥指青靄坐攀香枝閑鶯近席而未飛紅蘂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覺清思雖五雲仙漿無復加也座右才子南陽鄒子高陽許侯與二三子頃爲塵外之賞而曷不言詩矣